

华夏诗丛

漫漫幽林路

阮章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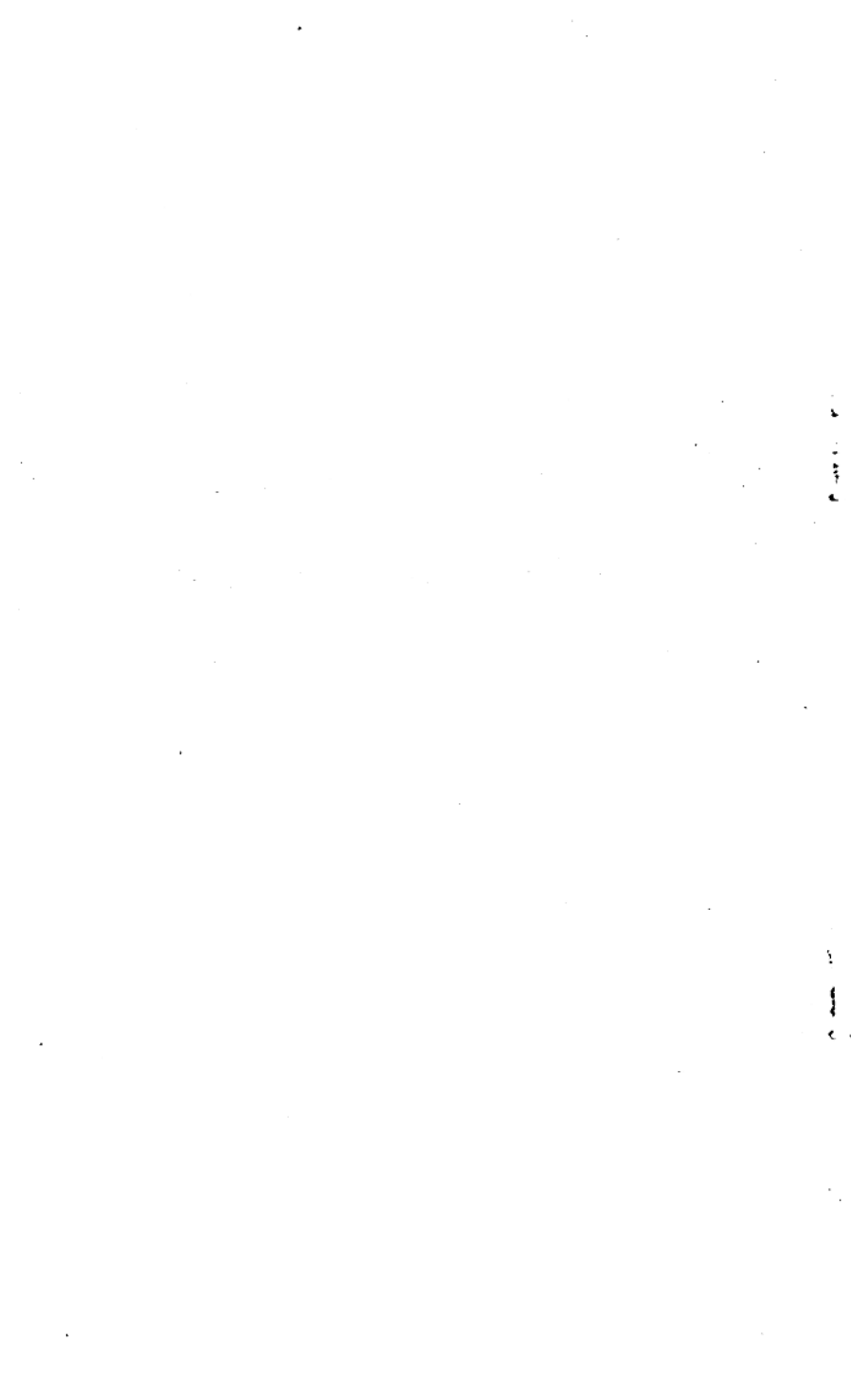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老诗人阮章竞，曾以《赤叶河》《漳河水》、《金色的海螺》等名作享誉海内外。这本《漫漫幽林路》，则是他近年来呕心沥血写出来的长篇叙事诗的结集，其中包括《边关明月胡杨泪》和《漫漫幽林路》两篇力作。老诗人宝刀未老，以其丰富的阅历，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叠岩的诗行，浓墨重笔地描述了两个有爱有恨、可歌可泣、悲壮而又真挚感人的故事，读来令人迴肠荡气而又发人深思。

目 录

漫漫幽林路 (3)

边关明月胡杨泪 ... (53)



漫漫幽林路

人生道路，风狂雨骤，坎坷曲折。

在半个多世纪里，多少同龄人，追随先驱，裹着创伤，削去胼胝，前仆后继，高歌前进。战场留下的外伤，容易为人所知，为人所敬；内部误解留下的内伤，往往耻于曝光，忍痛终生。这种心理状态是同龄人使人敬仰的亮点，也是使人难解的迷点。

自己揭开深深隐藏着伤口，曝露在紫外线下，是痛苦的，但容易好。不少文学先辈，是这样做了，记录下病档，为后人戒。可是我们就是不敢，因此沉痾难愈，隐痛难言，后患难除。

这里写的是自己经历中的一些曲折或所

见所闻，日积月累，似是个问题，有说说的必要。但是从来没有人要我，或暗示为他或她倾吐心曲。所以这些事和人，全是组装拼凑的，倘若说此事象谁象谁，那纯属巧合或纯属误会。我是个弱者，怕吃官司，从来没有胆量去冒造谣诽谤的法律风险。

漫漫幽林路，
淅淅清明雨。
同是风暴时代同龄人，
邂逅无须叹崎岖。

山濛濛，云濛濛，
濛濛细雨锁幽林。
新草萋萋都有泪，
点点滴滴都滴在，
熬过严冬未死的根。

墓碑参差有等级，
灵魂安息不争待遇。
我喃喃恳求长眠人：
你写的《漫漫幽林路》，
终曲至今还没找到
能吹拂我心旌的主旋律。

终曲灵感这样难寻，
每年总是徘徊在幽林；
每年，总碰见到
这孤独的女人孤独的心：
她形容惨淡，但身影娉婷，
她颜色苍白，却步履轻敏。
每年，她轻轻走到坟前，

献上初开的白玉兰。

她抚摸着碑额似问道：

夜里睡觉好不好？

她抚摸着碑身似问道：

今天有雨左腿的弹伤，

有没有套上我做的棉绒套？

她抚摸左，她抚摸右，

好似忽然惊喊道：

哎哟，看你多凉的手！

她真象主妇回到家，

为了恩情为了爱，

尽心尽责不求报酬。

漫漫幽林路，

淅淅清明雨。

旧伤怕阴天，

死恋盼清明。

幽林深，山濛濛，

天公混沌雨云沉。

悼亡怎忍求诗味，

细雨淅沥人断魂：

锦丝热，布被寒，

梦觉枕巾泪未干。

不思恋，总思恋，
死别生恋十六年。

炮火连年天意厚，
免去马革裹尸还；
血换春天回大地。
神州敢笑有几年？
为何莺歌燕舞地，
万马齐喑百卉蔫？

失误不失虔诚志，
扬鞭纵马走千川。
清风夜半审蓝图，
红笔从北到山南；
为植千里杨槐防沙障，
夏雨秋风不下鞍。

将军无常胜，
勇士难常赢，
良马失蹄寻常事，
仰天一笑，
掸掸征尘又登程。

人之贵，是有思维，
能造斧，能造铤；

人之蠢，是造神，
人之贱，是向神下跪，
思维坐牢舌头死，
魔鬼战胜人，
代价值几多？
万座金昆仑。

灰盒无灰空间阔，
能藏家史藏家珍：
成功失败，胜利挫折，
莺歌燕舞，风号雷震。
好事坏事，美事丑事，
奉呈上帝逐条审，
是通报？是传阅？
还是加条盖章永封存？
豁达戏言竟成真：
君魂归何日
黄昏空倚门……

天混沌，雨云沉，
她仰着下颚似在等，
坟里的幽灵走出来，
执着两手相对看瞳人。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悯岂尽伪善人？
我打开雨伞跑上去，
遮住雨水劝痴情：
“似乎你我都同病，
相怜命定在园陵！”

树叶滴答草哭啜，
墓碑雨水成串落。
蜡似的脸儿不吸水，
冷光莹莹挂嘴角。
苍天知道不知道，
冤狱门前寡妇多，
朱砂笔下有孤儿？
内伤口，古今有谁能缝合？

她惨然一下抓住伞柄，
使劲拉我往墓碑去，
站定我才意识到，
是为墓中人遮雨。
同立坟前风凄凄，
雨淅淅，不言语……

坟前积水汇成滩，
她仍站水中不动弹。
“这样雨淋你会着凉，

叫他心里多不安……
我们进凉亭避避雨，
长眠人，会更宽颜。”

凉亭滴水滴哒坠
遮住雨水遮不住泪。
锁簧生锈锁心碎，
我试寻钥匙开心扉：
“人看我们当亲姐妹？”
“那我是大姐你是妹妹。”

“今年见你是第三个清明，
看你的心，比这天还沉。
难道我们是天注定，
同路、同笑、同哭、同命运？”

雨不停，云凝住，
九百里山河七十年路，
惊涛骇浪，欢愁喜怒，
涌现在天，涌现在云，
涌现在
苦雨迷濛的幽林路。

苦 蓓 蕾

漫漫幽林路，
淅淅清明雨。
人道清明多晴天，
今天却下无情雨。
檐廊流水去何方？
流失的岁月空回溯！

我走出家门进校门，
看祖国，正被人瓜分：
英国切头块，
法国切几分，
德国割耳朵，
日本割嘴唇，
俄国沙皇，趁火打劫，
西北东北囫圇吞……
列强、军阀，
屠刀把把血淋淋！

大学读书，越读越惊心，
日本强占了东三省，

南京被吓得脸青不敢问，
却横排断头墩子千千万，
晨昏昼夜，到处闻血腥。

为自由，为解放，
青年热血，沸腾马路上。
我看宪兵来抓一个同学，
急把衣服和洗脸盆，
叫她佯装去洗衣裳。
宪兵把我关进牢房。

家人借债买通关系，
保我回学校，当条蛀书蛆儿，
学士帽带垂肩飘，
换不下亡国奴帽子，
怎能死读书，读书死？
心甘情愿让聪明人，
笑我是傻子。

秋风凄厉暮云急，
不久，我又被通缉。
奉命连夜奔塞外，
黄昏找到张老师。
追踪的特务有狗鼻子，
立即就在门缝向里窥视。

“搜查就称是夫妻，
你上炕睡觉我来对待。”
特务破门扑进来，
手电照得我眼睁不开。

特务声臭嘴肮脏，
张老师披衣忙下炕：
“半夜破门进民房，
你们未免太猖狂。
我妻子还没有穿衣服，
敢拿手电乱照她身上？”
他提高嗓门怒斥道：
“这样野蛮无耻，
我要抗议！”

这些兵痞下流极：
“他是你什么人？
你跟他，是啥关系？
同床共枕干啥事？”
“他是我丈夫，
我是他妻子。”

“搜查证拿来我看看，
命令是谁下，准字是谁签，

睡觉的民妇敢随便搜身，
这条罪，你们谁敢担？”

下流的眼睛盯着我半天，
才悻悻退出门外面。

天亮我随张老师，
匆匆混出南城关。
一天黄风一天沙，
下午赶到黄河边，
托一位艄公用羊皮筏，
把我送到河南岸。
他顺着黄河跑着看，
直到颠簸的皮筏靠近浅滩。
我立在滩上回头望，
只见一粒黑灰的芝麻点儿。
我的心儿，从此失落在，
渺渺茫茫的黄沙天，
惆怅道路远……

冶 炼

漫漫幽林路，
淅淅清明雨。
天忽放晴鸟啁啾，
欢乐似天特许。

白雪、红霞、黄土山，
中华儿女越西安。
洗掉口红换军装，
塞垣沙草地，
打靶卧山丹。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
唯有这块黄土能高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而不会杀头的排练场。
韶光不虚度，
年华自芬芳。

我先为一位首长当秘书，
又到工农中学任教员。
风和日丽飞柳絮，